



我们厂,我们的大学

前几天,赵慎之打电话问我一个什么字的标准读音,这是一个延续了五六十年老习惯了。她不爱查字典,什么字吃不准怎么念就问我,我也不知道的,就由我来查字典。她总爱说自己“虽然没念过多少书,但是从来不会白字。因为‘不耻下问’。”我说:“你早已不是那个没念过多少书的赵慎之了。你现在是上海电影译制厂这所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电影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也未见得比你更懂得怎样说电影对白。”

回想起来,我们厂真的是我们的大学。我敢说,没有人会像我们这样看电影。我们是把电影掰开揉碎了地在看。

为了让中文台词与原片的演员表演贴切,让人感觉就是外国演员自己在说中国话,我们会把影片剪成二三百小段,接成循环,反复地看。从这样反复、细致的观摩中,我们就可了解原片演员是如何诠释他的人物的。译制导演演戏就要把他理解的原片讲给大家听,演员也要参与讨论,这就是我们在工作学习的独特方式。拿译制《简·爱》来说,翻译兼导演陈叙一阐释原片的人物关系时,就说:“罗切斯特对简·爱不恭维、不温柔,有时甚至很粗暴,这是他的求爱方式。简为什么爱

我的配音生涯(2)◆ 苏秀

《简·爱》《魂断蓝桥》《哈姆雷特》《红与黑》……一提到这些经典老电影往往脑中先浮现出那些熟悉的好声音。上译厂的配音艺术家们如何做到用声音诠释那些经典作品中的经典角色的呢?这背后离不开上译厂——那所被苏秀称为“我们的大学”的艺术殿堂。

罗切斯特,因为他把她视为知己,罗切斯特给了她最看重的平等。”而邱岳峰和李梓则通过自己的配音很好地表达了这一切。再如我担任《砂器》的译制导演时,看到不论是童年的秀夫(男主角和贺英良的真名)还是成年的和贺,他们的扮演者都是面貌俊美,让人产生好感的演员;在父子一起逃难的过程中,大雪纷飞的黄昏里,二人躲在别人的廊檐下,在篝火上热着讨来的饭,那美丽的霞光,跳动的篝火;小秀夫舀一勺饭来喂爸爸,还把爸爸给烫了一下,两个人一块笑了。那温馨的画面所反映的父子情,是那么感人,我由此领悟了原片导演对杀人犯和贺英良——这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所抱有的惋惜与同情,并由此懂得了编导对他主人公的爱憎,不唯表现在情节上、台词上,也会表现在对演员容貌和气质的选择上,还有摄影的色彩啊、镜头的角度啊、音乐的陪衬等等。说起音乐,再没有比《魂断蓝桥》,更令人难忘的了。这是一部爱情悲剧,男女主人公在小酒吧中最后相聚时,那朦胧的灯光,舞者的身影,加上乐曲《一路平安》《今朝相逢已太迟,今朝又离别》所传达的离愁别绪,真是胜过任何万语千言。

我们的演员为了吃透原片演员是如何诠释人物的,少说也会看十来遍原片(不是看全片,是看自己有戏的主要场次)。有时演员为了更好

地掌握比较困难的段落,如尚华为了《虎口脱险》中指挥乐队排练那亮相的戏,甚至看上几十遍。在这个过程中,原片的人物就会逐步在尚华的脑子里活起来,让他感受到人物所感受到的一切,使中文台词和原片的表演融为一体。

再如我在为褒曼扮演的侍女艾维配音时,有一场戏,她被海德先生折磨得快疯了,海德还要她唱歌。译制导演陈叙一提示我:“口齿要清晰,神态要昏迷,要唱,不要有旋律。”使我学会了怎样去表演一个人的半疯癫状态。经过长期的工作熏陶,也使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不少表达喜怒哀乐的手段。有的观众说:“有些国产片拍得并不好看,但是知道是上译厂配音的,也会去看,就为了听了上译演员的配音。”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严锋甚至说:“我觉得,邱岳峰在《简·爱》中为罗切斯特配的中文台词所传达的信息量,比原片演员斯科特更为丰富。”

为了更好地理解原片,陈叙一不断地要求我们多读翻译小说,以便和翻译沟通。要求翻译、导演读《圣经》,因为西方人生活中经常会用到圣经典故。为了丰富文化素养,他还提倡大家背唐诗宋词,听评弹,看话剧。那时,我们厂的学习气氛非常浓。不录音的时候,你会看到,休息

室中常常是人手一本书。

老陈培养演员是有一盘棋的。某个阶段重点培养一两个人,给他(她)各种机会,直到他(她)“修满学分”。然后,再换一个人。就以赵慎之为例:一九五二年配《华沙一条街》里的女主角,那大约是她配的第一个主角。之后在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期间,她配了各种身份、各种性格的角色——反法西斯影片《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的爱国青年;《偷东西的喜鹊》里,沙皇时代被贵族豢养的农奴演员;《大墙后面》里,由于阿根廷农村破产,从农村进城的打工妹;《不同的命运》里,美丽、骄傲但羡慕虚荣的中学女生;《神童》里,上层社会出身,活泼、俏皮的少妇,在法西斯统治下,不畏强权,坚守自己的人生本分。还为《穷街》《三剑客》《科伦上尉》《两姊妹》《阴暗的早晨》《驯虎记》《鬼魂西行》等电影角色配音。她配音的电影还有根据法国左岸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原著改编的作家电影《广岛之恋》。这样,在“文革”前,赵慎之就应该算修满本科学分了吧。

再以尚华为例: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他陆续担任了多部影片主角的配音,如《牧鹅少年马季》《卡特林的婚姻》《祖国的早晨》等。一九五六年,更在陈叙一亲自担任译制导演的《孤星血泪》中,为主角匹普配音。之后,又配了《红与黑》中的老年贵

族德拉·木尔侯爵;《不同的命运》里,中学刚毕业的青年工人;《雁南飞》中,死于二战战场的苏联士兵,还有《圣彼得的伞》《新婚之夜》《她在黑夜中》等等。一九七二年,尚华在陈叙一亲自担任译制导演的《冷酷的心》中再次担纲主角,配魔鬼胡安,一个有江湖气的热血汉子。在《警察局长的自白》中,配杀人眨不眨眼的意大利黑手党头子罗蒙诺,他说话轻声细语,却令人毛骨悚然。《悲惨世界》中配警长沙威,他忠实于为虎作伥的职守,最后良心发现而自杀。他这几个角色,都是经历复杂,身份不一般的人物。那就等于修满研究生的学分了吧。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时期,得到过或长或短的重点培养。因此到了八十年代,陈叙一说:“我们的演员就像梁山泊的一百单八将,个个都能上阵独当一面了。”

邱岳峰和毕克就不用说了。有了合适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担当重任。如:李梓的《猜一猜谁来赴晚宴》的老年知识妇女、《啊,野麦岭》中的少女女工;于鼎、尚华的《虎口脱险》;尚华的《总统轶事》《得克萨斯的巴黎》;赵慎之的《望乡》;刘广宁、乔榛的《生死恋》《苔丝》;童自荣的《佐罗》《黑郁金香》《铁面人》《靡菲斯特》;曹雷的《非凡的艾玛》《国家利益》《爱德华大夫》;丁建华的《远山的呼唤》《卡桑德拉大桥》《老枪》;胡庆汉的《悲惨世界》;盖文源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斯巴达克斯》;施融的《雾之旗》《希茜公主》,施融、程晓桦的《奴隶》;戴学庐的《白比姆黑耳朵》以及我的《印度之行》《为黛西小姐开车》等等。特别是人物众多的戏,如《尼罗河上的惨案》,简直就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那时的工作是有追求的,所以,是迷人的。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秦忻怡



如果美军战俘集中营公之于世,日本人断不敢否定。他认为这件事有利于中美关系升温,有利于中日关系改善,有利于两岸统一。

于是他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开始了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的研究、挖掘和呼吁。

由于媒体经常报道张一波和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的活动,2003年,素不相识的杨竞也到辽宁省委党校找到了张一波。他告诉张一波,他要找一位叫高德纯的见证人,但没有找到。张一波不顾年迈,与杨竞四处奔波寻找,最终找到了高德纯的儿子。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资料的缺失,张一波说:“当年日本投降的时候,销毁了大量的文件,一天到晚,不停地烧毁。”

当年,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做工的李立水也清楚地记得,当年日本人在工厂里一直不停地烧资料,工厂里整天烟雾腾腾。

档案的缺失,成了中国学者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张一波能做到的第一件事,是拄着拐棍,经常到大东区青光街战俘集中营旧址附近的居民中进行走访,大海捞针似的寻找见证人。第二件事,是呼吁保护战俘集中营旧址和当年集中营的劳役区,建立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旧址纪念馆。他有三个途径,一是通过媒体,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战俘集中营的存在和意义;二是通过向时任沈阳市市长的陈政高写信、向政府机关及各相关部门发邮件,呼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三是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职能,委托他们向“两会”提案。第三件事,是与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学家联系,争取得到翔实的资料和当年老兵们的口述,更主要的是和美国的社会团体吴天威、王恭立、王鄂、陈嘉定等人联系,一起促成了战俘老兵60多年后的多次回访。其间,他还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队到美国搞了两次日本侵华图片展、盟军集中营旧址图片展。

2001年9月7日,沈阳晚报记者罗学敏报道沈阳发现二战时期英美战俘集中营。

2003年7月3日,张一波与美国华府日本侵略史学会会长王恭立博士联名向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写信建言,建立二战期间沈阳盟军战俘集中营旧址纪念馆。

24.校长来慰问同学了

第二天上午(2)班和(3)班的任务是给鸡毛菜浇水、施肥。熊晓科最期待舀水浇灌菜地,可惜水舀子的柄是木头做的,甚为粗重,要两个女生一齐握住才能动。彭晓燕和司徒纯纯两个人吭哧吭哧地拖着水舀子,好不容易舀了水,要往种鸡毛菜的土上浇,司徒纯纯被小石头绊了一下,打个趔趄,没握稳木柄,把水洒到了彭晓燕的脚尖上。她凄厉地尖叫了一声,跳了开去。“喂,有什么好鬼哭狼嚎的,这不过是浇水,等会儿浇灌,你们怎么办?”班长单子不满地嘀咕。

单子这两天穿天蓝色的碎花衬衫,戴了一顶草帽,因为嫌热,所以扣在背上,让人感觉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她本来身形瘦削、肤色憔悴。刚才,她到(1)班的阵地,好奇地搓了会儿草绳,不料把掌心搓红了,头发上还沾了些稻草屑。

聊天至丑时的熊晓科,今天根本搬不动水舀子,只好站在一旁。一会儿,女生们浇灌好了鸡毛菜,就等男生上肥料了。她们站在树荫里,手臂交叠在胸前,瞅着男生。

白煜杰和崔云两个少爷,娇生惯养,挑肥料居然还戴口罩呢。过了一会儿,他俩实在闷得透不过气来,只好摘了口罩,大口呼吸,手在口鼻前疯狂地扇动着。女生们问他们在干嘛,白煜杰说,他要避免吸入刺激性气体,引发了一阵哄笑。嵇畿一个人,就挑了两桶肥料过来,在一片叫好声中,大声喊:“妹子们放心,这个是用河水稀释过的,暂时没有任何刺激性气味!”但女生们还是假装闻到某种气味了,咯咯笑着,纷纷跳着躲开。“你应该喊‘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熊晓科解嘲道。嵇畿刚放下满满的两桶肥料,又挑起两个空桶,准备再去添肥。

干完农活,韦薇老师走了过来,让大家去大礼堂集合,说校长亲自来慰问同学了。韦薇老师今天穿得很休闲,象牙白的亚麻衬衣,搭配橄榄绿的高尔夫球裤。熊晓科由衷地说:“韦老师,您这条裤子版型真好呀!”韦薇老师笑笑说,还好这条裤子颜色深,不然,营地里那么多小飞虫,都会争先恐后地扑上来。

韦薇老师笑着说:“你们是要小心一点,

别被黄老师撞到。他正在批改你们的英文月卷子,端的是‘三尸暴跳,七窍生烟’。我们班除了两道翻译题,几乎全军覆没。不过,我们有几个女孩子还是考得很好的,像熊晓科、康素沁、单子,对了,还有彭晓燕。你们男生,也要加把劲啊。包围,你可不要为了物理竞赛,就去英语啊——语文你这次倒是考得不错。”

韦薇老师的话,让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她声音悦耳动听,但此时,吐出的每个字都像“温柔刀”,一刀一刀扎在大家心上。老师们不会想在学期结束前,就公布成绩和年级排名吧?

卫思康也听说,老师特地把卷子带到了营地来批改,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成绩基本都出来了,只剩英语一科,所以,黄邈他们正在加班加点呢。

校长做了迟来的学农总动员,收尾时说:“在这浮华年代,我们更要不忘根本,亟须发扬艰苦奋斗、朴素生活的作风!”同学们鼓着掌,神色都有点诡异。大概是营地这种“朴素”的伙食,根本不值得为之艰苦奋斗吧。校长又说:“同学们辛苦了大半天,有什么感想,不妨和在场的各位分享一下。”嵇畿就举起手,接过话筒,说:“我就是觉得伙食太差了。肉太少,我吃了没力气,刚刚去挑肥的时候,差点脚一软,掉到那个什么坑里去。”

礼堂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声,这下,轮到老师们神色诡异、面面相觑了,同学们倒是赞许地看着嵇畿,因为他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校长她老人家也没有生气,只是说:“不会吧?我刚去食堂转了一圈,这里的午餐不错,比我家吃得好,荤素搭配均衡,很养身,我会和你们共进午餐。”

午餐端上来的四菜一汤,让女生们快乐地尖叫,男生们兴奋地奔走相告——居然有两个大荤、一个小荤和一个素菜。熊晓科看着黑黢黢油光光的红烧鸡腿、红艳艳的水煮肉片、仿佛“碧玉妆成”的青椒炒蛋,还有清爽宜人的黑木耳炒腐竹,揉了揉几下眼睛,才确定不是在做梦。饭后,每个人还能领一根香蕉、一个生梨,所有人都感慨:“校长她老人家,简直是济世活菩萨啊!”

矢车菊色的心情

戴萦袅

